



岁序更新迎元旦

■ 王同举 (广东)

纸页掀动,时光流转,当日历被揭去最后一页时,一年的日子就到了尽头。

老屋正厅的墙上挂了许多物件,有用小布袋装的蔬菜种子,有用竹篾串起来的腊肉,还有一本厚厚的日历。开春后,种子装空了,腊肉也吃完了,只有日历一直在。

记得每到元旦,父亲都会将一本崭新的日历挂上墙。更换日历的时候,父亲总是有些不舍。他默默地取下墙上的旧日历,掸去日历上积落的灰尘,把卷折处抚平,嘱咐母亲收好。父亲面对着墙站立了许久,神情落寞,是那种面对空荡荡的庄稼地时才有神情。父亲发出一声叹息,悠长的叹息声像浪涌,把他的额头都揉皱了。风掠过墙面,日历哗啦啦作响,我看见父亲稀疏的白发在微微抖动。

那时我尚年幼,自然还不能理解父亲当时的心境。在我的认知里,旧的东西根本不值得留恋,而新的东西永远是美好的。一本新的日历挂上墙,就像挂上了一段等待开启的美妙时光。时光里有茉莉花开的日子,有追逐萤火虫的日子,也有摘食野果的日子,还有打雪仗、堆雪人的日子,每一个日子都令我期待。

母亲把旧日历收藏在一个木匣子里。旧日历承载了父母往日生生活的印记,有泪水,有欢笑,有悲感,也有欣喜。阳光很好的日子,父亲坐在门槛上,把旧日历捧在手里逐页翻看,母亲也陪在一旁。早已泛黄的日历上有一些歪歪扭扭的字,那

日历留痕

是父亲手写的各种标注,比如购买化肥、种子、猪苗等开销,还有稻谷、大豆的收成等。每一个特别的日子都被母亲用红笔圈起来,包括我的生日、我放假回家的日子,亲友家中婚丧嫁娶的日子。

我曾好奇地问过父亲,为什么日历里记了那么多东西,却唯独没有他们自己。父亲摸摸我的头,笑笑不说话。直到多年后,我也为人父,才明白,父母的世界其实很小,小得只有一方厨房、几分田地、几个孩子,而所有这一切,都让他们的辛苦劳作有了意义,日子有了盼头。

成家后,我也习惯买日历,习惯把日历挂在墙上,偶尔也会在日历上作标注,只是经常忘了翻动,以至于有一段日子,日历一直停留在某一天。儿子取笑我说,这样也好,爸爸妈妈永远不变老。

日历从厚到薄,日子就从百花争艳的春走到了霜雪飘零的冬。“最是人间留不住,朱颜辞镜花辞树。”时光的流逝总令人唏嘘或焦虑。时间都去哪了?时光步履匆匆,它会留下印痕吗?沈从文说:“要说明物物的存在,还得回过头来从事事物物去求证。从日月来去,从草木枯荣,从生命存亡找证据。”任何事物都可作为时间注解,它们是时光的见证者,日历也不例外。日历翻动,时光的脚步永不歇脚,过往的欢欣或伤痛都夹进了日历里,慢慢变成回忆,成为我们曾经努力生活过的标注。

是时候翻翻那些墙上的时光了。

■ 钱续坤 (安徽)

万象复始,岁序更新,元旦又如期而至。“元旦”一词最早出现于《晋书》中:“颛帝以孟春三月为元,其时正朔元旦之春。”在古代,它并非指公历新年,而是特指农历正月初一,亦即春节。宋吴自牧《梦粱录·正月》开篇即云:“正月朔日,谓之元旦,俗呼为新年。”因是新年之始,元旦历来备受文人墨客青睐,或录事记事,或抒怀言志,或喟叹感慨,读来既脍炙人口,又情趣盎然。

古代元旦,文武百官皆要入朝朝贺,南宋孟元老所著《东京梦华录》中即有“元旦朝会”的相关记载,故而留存下大量朝贺诗。较早的当数南朝梁代沈约的《梁三朝雅乐歌十九首·其八》:“四

■ 兰英 (甘肃)

清晨六点,我按下了电梯的按钮。电梯门慢慢打开后,七楼邻居张老师站在里面,面容看起来十分疲惫。

“早。”张老师打了声招呼。我点头回应。

“新年好。”停顿之后他又补充道。电梯继续下行,我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今天是元旦。三年来,我和七楼邻居张老师在电梯里相遇过几十次,却没有一次对话超过五个字,无非是“早”“你好”“出门呀”“回来了”。

下到五楼,电梯停了。门打开,五楼的一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进来,车里的小宝宝穿着鹅黄色棉袄,睡得香甜。我和张老师同时后退,给婴儿车让出空间。

“新年快乐。”张老师和年轻妈妈打招呼。

年轻妈妈愣了一下,随即笑着回

■ 林钊勤 (北京)

抽屉最里面有一个牛皮纸信封,颜色已经暗淡了,像一枚迟来的秋叶。解开信封上绑着的、有些僵硬的棉绳之后,一叠贺年片就滑了出来,散发着陈旧纸张特有的味道。

最上面那张贺年片,是一幅杨柳青年画,一个穿红袄的胖娃娃手里抱着一只更胖的鲤鱼。娃娃的脸蛋白里透红,仿佛被年的喜气染得通红。背面的祝词是用蓝黑墨水写的,因年代久远,已变成淡青色:“新年进步!友:王建国。1987年冬。”字迹为仿宋体,每笔都有力量,如同刀刻一般。凑近细嗅,还能闻到些许带着铁腥味的墨香。这股熟悉的气息,

■ 聂枬 (云南)

元旦,古称元日、正旦,作为华夏先民辞旧迎新的重要节点,饮食活动始终承载着祈福纳祥的深厚寓意。古人的元旦饮食讲究礼序为先,寓意为重,从祭祀后的敬酒仪式,到搭配精巧的冷盘小食,再到暖身驱寒的热腾腾肴,每一款饮食都蕴含着对新年的美好期许。

古人过元旦,饮食的前提是庄重的祭祀与敬酒仪式,这是辞旧迎新的头等大事。据相关史料记载,元旦清晨,人们需“躬率妻孥,洁祀祖祢,进酒降神”,全家人亲自洁净庭院,准备祭品,祭祀列祖列宗,敬献美酒以迎神纳福。祭祀礼毕后,便进入家庭内部的敬酒环节,“乃室家尊卑,无大无小,以次列于先祖之前。子妇曾孙,各上椒柏酒于家长,称觞举寿,欣欣如也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元旦的

气新元旦,万寿初今朝。趋拜齐袞玉,钟石变箫韶。日升等皇运,洪基邀日遥。”至三国时期,元旦宫廷贺岁之礼庆典规模宏大、气氛隆重热烈,曹植《元会》诗可为佐证:“初岁元祚,吉日惟良,乃为嘉会,宴此高堂。”唐代时,宫廷迎新活动更是盛况空前,唐玄宗《元日观朝》便有记述:“玉座临新岁,朝盈万国。天颜不敢视,称贺拜空频。”彼时聚会不仅有满朝文武,还邀外国使臣参加,使臣们因坐在远处看不清皇帝,只能对着御座方向叩拜。只不过多数朝贺诗皆循惯例,少有个人真实感流露,故而流芳百世之作寥寥晨星。

除朝贺诗外,文人朋友间以诗唱和也十分普遍。明代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记载了曾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,与诗人王穉

登在元旦以诗往来二十余年的趣事:“申文定相公与王伯谷相公同里同庚,为史官时即与相善,及罢相归,元旦日必然作一七言律诗以示王,王即和而答之,旋以两诗并粘壁间,直至岁除不撤。次年元旦,申再有诗,王又和而揭之,始者始除去……凡二十一年,岁岁皆然。”

元旦之日,民间更是洋溢着祝福与喜悦。明代诗人陈献章《元旦试笔》诗云:“邻墙旋打娱宾酒,稚子齐歌乐岁诗。老去又逢新岁月,春来更有好花枝。”诗作勾勒元旦时节阖家宴饮、稚子诵诗、老翁举杯的欢快场景,生活气息浓郁,宛如一幅鲜活灵动的《贺庆图》。清代爱国诗人张维屏的《新雷》,虽未着一字“元”“日”,却以元旦为题材,写出了人们贺岁迎春的喜悦:“造物

不闹,只睁开黑亮的眼睛四处张望。小宝宝好奇地望着我,我也下意识地朝宝宝笑了笑。年轻妈妈轻声说:“宝宝,跟爷爷、叔叔说新年好呀。”

一楼到了。门一开,凛冽的冷风便灌了进来。我们互相谦让,最后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先走出电梯。张老师在电梯前的走廊里,忽然回过头说:“你家阳台的茉莉花,夏天开得特别好。”

我愣了。我自己都快忘了那盆茉莉,它摆在阳台的角落里,唯有夏天开花时,才会短暂勾起我的注意。

“您能看到我家的花?”我有些疑惑。“我家厨房侧面窗户正对着你家阳

台。”张老师解释说,去年八月,每天早上煮粥的时候,他都会关注那盆开得正盛的茉莉花。

我们站在单元门口,天还没有完全亮,楼里有几扇窗户透着灯光。分开前,张老师又说了一句:“新年好。”

“新年快乐。”这次我答得格外自然,又补上一句:“祝愿阿姨早日康复。”

“谢谢。”他挥了挥手,转身走进灰蓝色的晨雾里。

往地铁站走时,我的脚步比平时慢了。刚搬来的时候,这栋楼每层四户,至少我知道隔壁姓陈、对门姓王。后来生活节奏越来越快,大家越来越忙,邻里之间也渐渐变得陌生,“附近的消失”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。我们总抱怨城市冷清,却很少

愿意见开自家的门,也不愿意敲响别人的门。

日历上明明标着新年第一天,心里却还没真正跨过旧年。可这下行的电梯里,几句简单的问候,一盆被记挂的茉莉,让那些消失的烟火气,在晨光里又一点点显现出来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,北宋元旦这一天,士人之间互相庆贺,男女百姓也身着华服往来道贺。如今的城市里,我们不再沿袭“往来拜节”的旧俗,可这样短暂的、偶然的相遇,比如电梯里互道一声“新年好”,又何尝不是一种新式的“交相贺”?

走到小区门口时,我回过头望了望我们这栋楼。十二层,四十八户,四十八个故事,正在晨光里慢慢苏醒。今天回去,我要记得给茉莉花浇浇水,虽然离开花的日子还早。

新年伊始,我突然发觉,善意从来没有走远,就在每一次温柔相遇的瞬间。

电梯里的新年好

遇庸将。”我突然觉得,在如今这个步履匆匆的快节奏时代,书写时的仪式感、落笔时的郑重,与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仓促潦草,早已隔着一段遥远的光阴。

指尖轻触这些泛黄的老贺年片,边角已脆薄得经不起重揉。缓缓抚过那些微微凹陷的字迹,笔锋起落间,仿佛还能触到当年执笔人的手温,感受到他落笔时的虔诚与力道。我重新将它们轻轻叠齐,用棉绳细细系好,樟木的淡香便在空气中缓缓漫开。我收藏的,从来不是几张单薄的旧纸——那些藏着牵挂、载着祝福的岁月,那些慢下来的时光与真诚的心意,都被妥帖收纳其中。光阴,就这般定格在淡淡的樟木香气里,再也不会重来,却也从未真正远去。

遇庸将。”我突然觉得,在如今这个步履匆匆的快节奏时代,书写时的仪式感、落笔时的郑重,与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仓促潦草,早已隔着一段遥远的光阴。

指尖轻触这些泛黄的老贺年片,边角已脆薄得经不起重揉。缓缓抚过那些微微凹陷的字迹,笔锋起落间,仿佛还能触到当年执笔人的手温,感受到他落笔时的虔诚与力道。我重新将它们轻轻叠齐,用棉绳细细系好,樟木的淡香便在空气中缓缓漫开。我收藏的,从来不是几张单薄的旧纸——那些藏着牵挂、载着祝福的岁月,那些慢下来的时光与真诚的心意,都被妥帖收纳其中。光阴,就这般定格在淡淡的樟木香气里,再也不会重来,却也从未真正远去。

遇庸将。”我突然觉得,在如今这个步履匆匆的快节奏时代,书写时的仪式感、落笔时的郑重,与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仓促潦草,早已隔着一段遥远的光阴。

指尖轻触这些泛黄的老贺年片,边角已脆薄得经不起重揉。缓缓抚过那些微微凹陷的字迹,笔锋起落间,仿佛还能触到当年执笔人的手温,感受到他落笔时的虔诚与力道。我重新将它们轻轻叠齐,用棉绳细细系好,樟木的淡香便在空气中缓缓漫开。我收藏的,从来不是几张单薄的旧纸——那些藏着牵挂、载着祝福的岁月,那些慢下来的时光与真诚的心意,都被妥帖收纳其中。光阴,就这般定格在淡淡的樟木香气里,再也不会重来,却也从未真正远去。

遇庸将。”我突然觉得,在如今这个步履匆匆的快节奏时代,书写时的仪式感、落笔时的郑重,与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仓促潦草,早已隔着一段遥远的光阴。

指尖轻触这些泛黄的老贺年片,边角已脆薄得经不起重揉。缓缓抚过那些微微凹陷的字迹,笔锋起落间,仿佛还能触到当年执笔人的手温,感受到他落笔时的虔诚与力道。我重新将它们轻轻叠齐,用棉绳细细系好,樟木的淡香便在空气中缓缓漫开。我收藏的,从来不是几张单薄的旧纸——那些藏着牵挂、载着祝福的岁月,那些慢下来的时光与真诚的心意,都被妥帖收纳其中。光阴,就这般定格在淡淡的樟木香气里,再也不会重来,却也从未真正远去。

遇庸将。”我突然觉得,在如今这个步履匆匆的快节奏时代,书写时的仪式感、落笔时的郑重,与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仓促潦草,早已隔着一段遥远的光阴。

指尖轻触这些泛黄的老贺年片,边角已脆薄得经不起重揉。缓缓抚过那些微微凹陷的字迹,笔锋起落间,仿佛还能触到当年执笔人的手温,感受到他落笔时的虔诚与力道。我重新将它们轻轻叠齐,用棉绳细细系好,樟木的淡香便在空气中缓缓漫开。我收藏的,从来不是几张单薄的旧纸——那些藏着牵挂、载着祝福的岁月,那些慢下来的时光与真诚的心意,都被妥帖收纳其中。光阴,就这般定格在淡淡的樟木香气里,再也不会重来,却也从未真正远去。

遇庸将。”我突然觉得,在如今这个步履匆匆的快节奏时代,书写时的仪式感、落笔时的郑重,与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仓促潦草,早已隔着一段遥远的光阴。

指尖轻触这些泛黄的老贺年片,边角已脆薄得经不起重揉。缓缓抚过那些微微凹陷的字迹,笔锋起落间,仿佛还能触到当年执笔人的手温,感受到他落笔时的虔诚与力道。我重新将它们轻轻叠齐,用棉绳细细系好,樟木的淡香便在空气中缓缓漫开。我收藏的,从来不是几张单薄的旧纸——那些藏着牵挂、载着祝福的岁月,那些慢下来的时光与真诚的心意,都被妥帖收纳其中。光阴,就这般定格在淡淡的樟木香气里,再也不会重来,却也从未真正远去。

遇庸将。”我突然觉得,在如今这个步履匆匆的快节奏时代,书写时的仪式感、落笔时的郑重,与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仓促潦草,早已隔着一段遥远的光阴。

指尖轻触这些泛黄的老贺年片,边角已脆薄得经不起重揉。缓缓抚过那些微微凹陷的字迹,笔锋起落间,仿佛还能触到当年执笔人的手温,感受到他落笔时的虔诚与力道。我重新将它们轻轻叠齐,用棉绳细细系好,樟木的淡香便在空气中缓缓漫开。我收藏的,从来不是几张单薄的旧纸——那些藏着牵挂、载着祝福的岁月,那些慢下来的时光与真诚的心意,都被妥帖收纳其中。光阴,就这般定格在淡淡的樟木香气里,再也不会重来,却也从未真正远去。

遇庸将。”我突然觉得,在如今这个步履匆匆的快节奏时代,书写时的仪式感、落笔时的郑重,与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仓促潦草,早已隔着一段遥远的光阴。

指尖轻触这些泛黄的老贺年片,边角已脆薄得经不起重揉。缓缓抚过那些微微凹陷的字迹,笔锋起落间,仿佛还能触到当年执笔人的手温,感受到他落笔时的虔诚与力道。我重新将它们轻轻叠齐,用棉绳细细系好,樟木的淡香便在空气中缓缓漫开。我收藏的,从来不是几张单薄的旧纸——那些藏着牵挂、载着祝福的岁月,那些慢下来的时光与真诚的心意,都被妥帖收纳其中。光阴,就这般定格在淡淡的樟木香气里,再也不会重来,却也从未真正远去。

遇庸将。”我突然觉得,在如今这个步履匆匆的快节奏时代,书写时的仪式感、落笔时的郑重,与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仓促潦草,早已隔着一段遥远的光阴。

指尖轻触这些泛黄的老贺年片,边角已脆薄得经不起重揉。缓缓抚过那些微微凹陷的字迹,笔锋起落间,仿佛还能触到当年执笔人的手温,感受到他落笔时的虔诚与力道。我重新将它们轻轻叠齐,用棉绳细细系好,樟木的淡香便在空气中缓缓漫开。我收藏的,从来不是几张单薄的旧纸——那些藏着牵挂、载着祝福的岁月,那些慢下来的时光与真诚的心意,都被妥帖收纳其中。光阴,就这般定格在淡淡的樟木香气里,再也不会重来,却也从未真正远去。

遇庸将。”我突然觉得,在如今这个步履匆匆的快节奏时代,书写时的仪式感、落笔时的郑重,与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仓促潦草,早已隔着一段遥远的光阴。

指尖轻触这些泛黄的老贺年片,边角已脆薄得经不起重揉。缓缓抚过那些微微凹陷的字迹,笔锋起落间,仿佛还能触到当年执笔人的手温,感受到他落笔时的虔诚与力道。我重新将它们轻轻叠齐,用棉绳细细系好,樟木的淡香便在空气中缓缓漫开。我收藏的,从来不是几张单薄的旧纸——那些藏着牵挂、载着祝福的岁月,那些慢下来的时光与真诚的心意,都被妥帖收纳其中。光阴,就这般定格在淡淡的樟木香气里,再也不会重来,却也从未真正远去。

遇庸将。”我突然觉得,在如今这个步履匆匆的快节奏时代,书写时的仪式感、落笔时的郑重,与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仓促潦草,早已隔着一段遥远的光阴。

指尖轻触这些泛黄的老贺年片,边角已脆薄得经不起重揉。缓缓抚过那些微微凹陷的字迹,笔锋起落间,仿佛还能触到当年执笔人的手温,感受到他落笔时的虔诚与力道。我重新将它们轻轻叠齐,用棉绳细细系好,樟木的淡香便在空气中缓缓漫开。我收藏的,从来不是几张单薄的旧纸——那些藏着牵挂、载着祝福的岁月,那些慢下来的时光与真诚的心意,都被妥帖收纳其中。光阴,就这般定格在淡淡的樟木香气里,再也不会重来,却也从未真正远去。

遇庸将。”我突然觉得,在如今这个步履匆匆的快节奏时代,书写时的仪式感、落笔时的郑重,与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仓促潦草,早已隔着一段遥远的光阴。

指尖轻触这些泛黄的老贺年片,边角已脆薄得经不起重揉。缓缓抚过那些微微凹陷的字迹,笔锋起落间,仿佛还能触到当年执笔人的手温,感受到他落笔时的虔诚与力道。我重新将它们轻轻叠齐,用棉绳细细系好,樟木的淡香便在空气中缓缓漫开。我收藏的,从来不是几张单薄的旧纸——那些藏着牵挂、载着祝福的岁月,那些慢下来的时光与真诚的心意,都被妥帖收纳其中。光阴,就这般定格在淡淡的樟木香气里,再也不会重来,却也从未真正远去。

遇庸将。”我突然觉得,在如今这个步履匆匆的快节奏时代,书写时的仪式感、落笔时的郑重,与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仓促潦草,早已隔着一段遥远的光阴。

指尖轻触这些泛黄的老贺年片,边角已脆薄得经不起重揉。缓缓抚过那些微微凹陷的字迹,笔锋起落间,仿佛还能触到当年执笔人的手温,感受到他落笔时的虔诚与力道。我重新将它们轻轻叠齐,用棉绳细细系好,樟木的淡香便在空气中缓缓漫开。我收藏的,从来不是几张单薄的旧纸——那些藏着牵挂、载着祝福的岁月,那些慢下来的时光与真诚的心意,都被妥帖收纳其中。光阴,就这般定格在淡淡的樟木香气里,再也不会重来,却也从未真正远去。

遇庸将。”我突然觉得,在如今这个步履匆匆的快节奏时代,书写时的仪式感、落笔时的郑重,与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仓促潦草,早已隔着一段遥远的光阴。

指尖轻触这些泛黄的老贺年片,边角已脆薄得经不起重揉。缓缓抚过那些微微凹陷的字迹,笔锋起落间,仿佛还能触到当年执笔人的手温,感受到他落笔时的虔诚与力道。我重新将它们轻轻叠齐,用棉绳细细系好,樟木的淡香便在空气中缓缓漫开。我收藏的,从来不是几张单薄的旧纸——那些藏着牵挂、载着祝福的岁月,那些慢下来的时光与真诚的心意,都被妥帖收纳其中。光阴,就这般定格在淡淡的樟木香气里,再也不会重来,却也从未真正远去。

遇庸将。”我突然觉得,在如今这个步履匆匆的快节奏时代,书写时的仪式感、落笔时的郑重,与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仓促潦草,早已隔着一段遥远的光阴。

指尖轻触这些泛黄的老贺年片,边角已脆薄得经不起重揉。缓缓抚过那些微微凹陷的字迹,笔锋起落间,仿佛还能触到当年执笔人的手温,感受到他落笔时的虔诚与力道。我重新将它们轻轻叠齐,用棉绳细细系好,樟木的淡香便在空气中缓缓漫开。我收藏的,从来不是几张单薄的旧纸——那些藏着牵挂、载着祝福的岁月,那些慢下来的时光与真诚的心意,都被妥帖收纳其中。光阴,就这般定格在淡淡的樟木香气里,再也不会重来,却也从未真正远去。

遇庸将。”我突然觉得,在如今这个步履匆匆的快节奏时代,书写时的仪式感、落笔时的郑重,与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仓促潦草,早已隔着一段遥远的光阴。

指尖轻触这些泛黄的老贺年片,边角已脆薄得经不起重揉。缓缓抚过那些微微凹陷的字迹,笔锋起落间,仿佛还能触到当年执笔人的手温,感受到他落笔时的虔诚与力道。我重新将它们轻轻叠齐,用棉绳细细系好,樟木的淡香便在空气中缓缓漫开。我收藏的,从来不是几张单薄的旧纸——那些藏着牵挂、载着祝福的岁月,那些慢下来的时光与真诚的心意,都被妥帖收纳其中。光阴,就这般定格在淡淡的樟木香气里,再也不会重来,却也从未真正远去。